

传世经典
随身读

教育救国论

○原著 张元济

○选编 导读 注释 侯且岸



高等教育出版社



传世经典
随身读

教育救国论

○原著 张元济

○选编 导读 注释 侯且岸



高等教育出版社·北京

JIAOYU JIUGUO LUN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教育救国论 / 张元济原著 ; 侯且岸选编、导读、注释. — 北京 : 高等教育出版社, 2010. 8

(传世经典随身读 / 张岂之主编)

ISBN 978-7-04-029895-6

I. ①教… II. ①张… ②侯… III. ①张元济 (1867 ~ 1959) — 教育救国 — 教育思想 — 研究 IV.

①G40-092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121008号

策划编辑	何明星	责任编辑	王友富
封面设计	王凌波	版式设计	王凌波
责任校对	殷 然	责任印制	陈伟光

出版发行	高等教育出版社
社 址	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4 号
邮政编码	100120
购书热线	010 - 58581118
咨询电话	400 - 810 - 0598
网 址	http://www.hep.edu.cn http://www.hep.com.cn
网上订购	http://www.landraco.com http://www.landraco.com.cn
畅想教育	http://www.widedu.com

经 销	蓝色畅想图书发行有限公司
印 刷	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787 × 960 1/32
印 张	10
字 数	160 000
版 次	2010 年 8 月第 1 版
印 次	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	25.60 元

本书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质量问题, 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。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物 料 号 29895-00

内 容 提 要

张元济先生是一位著名的出版家，同时又是一位身体力行的教育家。本书第一次以“教育救国论”为宗旨，选辑了他的著述、书信和讲演稿，集中表达了张元济先生关于近代教育的制度化和规范化、关于人格与道德观教育、关于各类学校的教科书问题、关于教育发展等方面的理性思考。这些思考，对解决当下中国教育发展所遇到的问题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。本书可作为大学生的普及读物，也可供教育管理人员、研究人员及其他对近现代教育感兴趣的读者参考。

编审委员会

主 编 张岂之

副主编 龙 杰 张大也

委 员 (以姓氏笔画为序)

龙 杰 孙劲松 李瑞卿 张 越 张大也

张岂之 侯且岸 姚彬彬 麻天祥 程 钢

序 言

高等教育出版社在 2007 年针对青年学生出版了一套《传世经典随身读》的系列丛书，社会反响很大。在此基础上，2009 年又选择了康有为、梁启超、李大钊、晏阳初、陈独秀、张元济、梁漱溟、鲁迅等近代文化名人，筛选其在人格修炼、道德塑造方面的文章、著述和讲演稿，分别选编成册，并给予简单注释，附以导读文字，作为近代文化名篇系列编辑出版，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。

我们生活在一个科技迅猛发展、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样化的世界中。从 19 世纪中叶以来，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振兴中华、民族复兴的伟大时刻，将在 21 世纪实现。今天中国在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，经济建设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，但道德伦理文化的不足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。而中华文化中的刚柔相济、天人相分、厚德载物、和而不同、经世致用、生生不息等等宝贵的文化思想价值观，在今天都是振兴民族精神、树立社会正气的有效良药。

近代文化名篇的这些作者，他们都是有爱国热情、有世界眼光、有深厚文化学术造诣的先行者。通过他们的著作，青年朋友们可以了解到他们在文化思想方面的创造与探索，以及为中华民族复兴做出的重大贡献；读了他们的著作，我们

将更加珍惜现在的岁月，努力实现前辈们的理想。不过，也应当理解，任何人都有他自身的历史局限，对于我国思想文化界的前辈也是如此，对此是不可以苛求的。

对于高等教育出版社而言，甘愿冒市场风险出版这样一套丛书，也体现了一种文化责任的担当。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中华文化要对世界产生更大的影响力，或者用一句当下学界都在讲的话——“文化软实力”建设，没有一个远大气魄和开阔胸襟是不行的。要实现鲁迅提出过的目标“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，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，取今复古，别立新宗”，任务重大，需要我们继续努力。

但愿这套书能够得到广大青年的喜爱，是为序。

张岂之

2010年6月12日于清华大学

目 录

导读	/1
设立通艺学堂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文 (1897 年 9 月 20 日)	/27
通艺学堂章程 (1897 年)	/32
为办附属小学呈盛宣怀文 (1901 年 3 月)	/46
为南洋公学添设特班呈盛宣怀文 (1901 年 4 月 13 日)	/48
南洋公学特班章程 (1901 年 4 月 13 日)	/50
呈盛宣怀文 (1901 年 7 月 25 日)	/53
答友人问学堂事书 (1902 年 1 月)	/55
《中国历史教科书》序 (1903 年 6 月)	/61
《最新初等小学修身教科书》第一至十册编辑大意 (1904 年 11 月至 1906 年 2 月)	/63
习字帖教授法 (1905 年 4 月)	/69
关于教会学校章程致学部堂官书 (1906 年 4 月)	/73
奖励捐款兴学议 (1906 年 4 月)	/78
议改良留学日本办法 (1906 年 4 月)	/80
议请奖励本国学堂毕业生致学部堂官书 (1906 年 4 月)	/82
为划一洋员薪水致学部堂官书 (1906 年 4 月)	/84

复议外国人设立学堂章程（1906 年 4 月）	/86
关于学费标准致学部堂官书（1906 年 4 月）	/89
为寺庙办学致学部堂官书（1906 年 4 月）	/93
议管理留学欧美学生办法致学部堂官书（1906 年 4 月）	/96
请勿将变通奖励学生章程与变通奖励混而为一（1906 年 4 月）	/101
谨拟各学堂毕业生待遇章程（1906 年 4 月）	/103
条陈外交学堂事宜说帖（1906 年 5 月）	/105
条陈外务部事宜稿（1906 年 6 月 12 日）	/108
代外务部拟办理储才馆事宜奏折（1906 年 6 月 13 日）	/111
储才馆暂行章程（1906 年 6 月 13 日）	/116
储才馆办事章程（1906 年 6 月）	/123
储才馆学习员章程（1906 年 6 月）	/127
《高等小学用最新国文教科书》编辑大意（1907 年 1 月）	/130
在海盐劝学会议上的发言（1907 年 5 月 9 日）	/132
为劝学所收拨丝捐事上海盐县知县禀牍（1907 年 5 月 28 日）	/139
全浙教育总会工作提要（1907 年 9 月）	/142
海盐办学记事（1907 年）	/144
调查英国教育之提纲（1910 年 5 月）	/148
十月二十四日在纽约中国留学生会馆演说大意	

(1910 年 11 月 25 日)	/150
环球观教育 (1911 年 1 月)	/156
张菊生之教育谈 (1911 年 6 月 29 日)	/160
中国教育会章程草案 (1911 年 8 月 15 日)	/165
贫困之教育 (1914 年 4 月 1 日)	/170
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书 (1917 年 1 月)	/173
中华民族的人格 (1937 年 5 月)	/188
我国现在和将来教育的职责 (1937 年 9 月)	/275
追溯四十九年前今日之交通大学 (1945 年春)	/281
呈为设立私立合众图书馆申请立案事 (1946 年 1 月 24 日)	/285
新治家格言 (1947 年 2 月)	/289
论孔子在今日的地位 (1949 年 4 月 8 日)	/292
中央研究院二十一周纪念演词 (1949 年 6 月 9 日)	/297
履历表 (1952 年)	/302

导 读

张元济（1867—1959），字筱斋，号菊生，浙江海盐人。他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、出版家，又是“教育救国”思想的倡导者和实践者。他不尚空谈，致力于构建基本的教育管理规制，重视基础教育、职业教育，关注人格培养；他身体力行，编定各类学校规约，编著出版学校教科书，以出版事业扶助教育，为发展中国近现代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。

一、从“履历表”看张元济 生平及其主要活动

在选编张老的文章时，我有幸读到他在1952年填写的一份干部“履历表”（已收入本书），颇有意外之感，也从中触发出若干联想。这篇导读就从这份不可多得的“履历表”写起，希望我的联想能给青年读者增添一些历史感和可读性，激发出对本书的阅读兴趣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所有正式表格开头都会有两项必填的重要内容，就是家庭出身和本人成分。这份履历表亦不例外。关于家庭出身，张老填报：“先父以前清通判在广东候补，历署会同、陵水等县知县。”而本人成分则是：“幼年随官在粤，延师授读。及长，由科举出身，历官京职。罢官后侨居上海，入教育界。旋入商务印书馆，为商。”就我的理解，之所以要讲明家庭出身和本人成分，无非是开宗明义，要人交代清楚自己的阶级属性和阶级立场，以备组织甄别。张老这样填报，显然并不符合要求，也说明他不解其真意。如今，随着时代的变迁，上述两项内容在表格中已经逐渐作古，但它所遗留的历史影响却很难在人们头脑中根除。

又一项，是宗教。张老写道：“无。幼读儒书，世人每称儒教，余以为非是。”一般来说，这一有关信仰的问项在后来的表格中是没有的，取而代之的是“政治面貌”。个中的原因不言自明。问题在于，我们在填写“政治面貌”时，很少能像张老那样明确地填“无”，并说明其中的缘由。当时，多数人填写这项的做法是，如果没有政党归属，就会注明“群众”。

往下来是文化程度。对此，张老只写了一句：“稍能作普通旧式诗文。”今天看来，这样

表示自己的文化程度，着实令人诧异。不过，我倒是很敬佩张老的这种坦然。他确实是在自谦地回答自己对文化的理解和文字应用的水平。事实上，仅就语言文字能力和写作水平而言，他的文言与白话俱佳，长于各种体裁的写作，其诗文作品可谓雅俗共赏。从这里，足见老一辈知识人对文化所抱有的认知态度是何等审慎！倒是今天这类表格中出现的用“大学本科”、“研究生”来标明文化程度，凸显出其表达的模糊性、不确定性。这恐怕也是中国语言功能的某种缺失的体现。其实，更准确地说，这应是指“受教育程度”，而完全不是“文化程度”。

再下来填的是参加革命及现在的经济状况。张老写道：“解放前已辞去商务印书馆职务，仅充董事，以鬻文卖字维持生活。今仍卖字，然甚微矣。持有商务印书馆股票。在人民银行存有 存款人民币。”这一项似乎是很难为张老了。他从戊戌维新进入官场，被逐出后便从学、从商，与革命没有发生任何联系。倒是对自己的经济状况他说得实在，一介书生，以“卖字”为生。放到今天，要说明自己的经济情况，多用具体数字来表达，工资、奖金，等等。但手中持有的股票情况又有谁在表格中能给说清楚呢？

紧接着要填的是：有何重要的社会关系，

姓名、职业、住址、政治状况、现在与你的关系。张老第一个填的是“安徽人胡适”。他不合时宜地将胡适褒奖一番：“初见其文字勇于提倡白话文，居亲丧不为习俗所诱。余颇重其为人。在上海居同里闸，衡宇相望，时相过从。后入京任北京大学校长，音书不断。解放前将去美，勖以研究学术，异日回国，仍可有所匡助。”要知道，此时的胡适已是被批判、声讨之对象，张老能凭着良心来证明他们的关系，的确是需要有很大勇气的。更何况，他还敢直言其学术日后“仍可有所匡助”的话，是不为势力所动，率真地表明了自己的基本态度。

表中最有意思的一项是：“何时何地因何受过何种奖励何种处分？（已否撤销？）”张老如实作答：“在前清参加一八九八年戊戌百日维新，八月政变，西太后训政，德宗被囚，余受革职永不叙用处分。不意四年后又开复原官，且擢我员外郎。”应该说，他这样填报的确是历史事实，但如此将不同时空背景条件下发生的问题堆放于一个表格之中，多少显得有些滑稽。不过，这不是问题的关键，这里需要了解和思考的倒是在奖励和处分背后隐含的又是什么？

表中余下的几项问到有何著作及发明（出版或发明处所、日期）？熟识何种业务或技术？

志愿做何工作？张老自述：“发明何敢言？仅仅写成几本小书而已。”而对自己的著作，张老均有直白的自评。如“《校史随笔》。一知半解，于史学无涉也”。“《中华民族的人格》。鉴于当时殷汝骊〔耕？〕之冀东独立，痛吾国人格堕地。正在校史，愤而作此。”《宝礼堂宋本书录》、《涵芬楼烬余书录》二种，“不过写的书帐，不敢言著作也”。而且竟对出版的“日期全无记忆”。至于说自己的专业技术，他也只是坦承：“略知印刷业大概情形及所谓版本目录之学。”说到工作及其志向，他则实事求是，“暮年久病，焉能工作？即有志愿，亦空言徒托已”。字里行间无不透露出张老平和心境中的谦逊与洒脱，看不到一点儿功利与骄躁。我想，这也许就是他与今人最大的区别罢？！

最后一项是要详细说明“自何年月至何年月，在何地何机关（团体），任何职务？证明人及其现址”。张老的阅历丰富，一生跨越了三个不同的时代，即清末、民国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。我的兴趣其实根本不在他的职务上（说具体些是官职），而是想看看他着重填写了自己的哪些经历。也就是说，与其看他做了什么官，还不如看他究竟干了哪些事。在表中，张老写得最多的是他的文化教育经历。例如：“一八九六（记不真确），与陈昭

常、夏偕复等在北京创立通艺学堂，习英文、算学。京官子弟来学者甚众。”“一八九八年，参与戊戌百日维新。清德宗以特旨与康有为同日召见。是年八月政变，革职，到上海，在南洋公学译书院任事。”“一九〇〇年，改任南洋公学总理，与监院美人福开森不合，半年辞去。”“一九〇二年，入上海商务印书馆，任编译所事务。越数年，改充经理。至一九〇九年，辞经理，改任董事，以至于今。”“一九〇六年，清学部奏请开复原官，调入该部参事厅行走。又由外务部奏调开办储才馆，派充总调。因与唐绍仪意见不协，辞职南返。”“一九〇七年及一九一一年，清廷先后任余为邮传部左参议及学部副大臣。均未受职。”“一九四八年，国民党政府推余为中央研究院院士。九月，在南京开第一次院士会议，被邀出席。”“一九四九年，中央人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，被邀出席。又任为全国委员会委员。”

从张老择要记述的经历中，我揣摩到他内心的清高与孤傲。自参与戊戌维新被革职后，他显然就抱定了远离官场的信念，不与官僚为伍，即使是官至学部副大臣的诱惑，他也不为所动。他的这种情怀，在他的“挽章太炎联”中得到印证。“无意求官，问天下英雄能不入彀者有几辈；以身试法，为我国言论力争自由之第一人”（参见《中华民族的人格》，辽宁

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，第 59 页)。确实，只有无欲无求，才敢于为民请命、为民奉献、为国献身！张老真是以太炎为楷模，为弘扬、传承民族文化事业而倾注了全力。他在“教育救国”和“学术救国”的道路上走得是那样坚实，赢得了世人的崇敬。实际上，他的职务乃至经历是不需要找人来证明的，因为历史本身已经做出了公正的评判。

从这样一份原本并不起眼的干部“履历表”，我着实读出了历史的厚重与沧桑，更仰慕菊生老那崇高而独特的人格精神！

二、教育救国思想述要

从张元济的简历可以看到，早在戊戌维新之前，他就为创办近代的新式教育而奔忙。因为他对洋务时期的变革深感不满，尤其在“育英”方面“成效茫然”，“所谓洋务人才，亦只知其皮毛，而不能得其神髓，则因舍本逐末，不能以培养人才为先”（参见《与内藤湖南笔谈》，《张元济全集》第 5 卷，商务印书馆 2008 年版，第 446 页）。〔内藤湖南（1866—1934），本名虎次郎，字炳卿，号湖南。日本近代著名汉学家——笔者注〕。戊戌维新失败后，他被革职，朝廷“永不叙用”。然而，政治斗争的打击丝毫没有使他消沉下来；相反，